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「氣論」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特色，張立文云：「氣在中國哲學範疇系統中，是一個重要的範疇。與西方哲學範疇相比較，它是中華民族獨有的、普遍的範疇。<sup>1</sup>」除了心學、理學的研究之外，近來許多學者發現氣論思想的重要性，氣不但具有形上本體義，其流動不已的特質，使其可以無限創生萬物同時循環流行於天地之間，成為自然天道間應然之理序。經過學者們的研究與討論，氣論已成為思想詮釋發展上的新方向，因此本文試以氣論思想源流展開論述。

#### 一、氣論思想的產生

《說文·氣部》：「气，雲气也。<sup>2</sup>」可知氣最早是用來描繪天地間所產生的自然現象，此時並無明顯哲學意涵。到了戰國時期，氣的內容出現明顯的轉變，《國語·卷一·周語上》<sup>3</sup>中氣與陰陽兩種相對觀念結合，使陰陽二氣由原本表示冷熱之氣轉變為兩種具有創生作用的概念，《老子》云：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<sup>4</sup>」陰陽二氣相生調和被用來描述萬物產生之理，自此氣的內涵不再只是天地間流動的氣體，氣開始出現生生創造之意義。《莊子·外篇·知北遊》：

人之生，氣之聚也，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，吾又何患！故萬物一也，是其所美者為神奇，其所惡者為臭腐；臭腐復化為神奇，神奇復

<sup>1</sup> 張立文：《氣》（臺北：漢興書局有限公司，1994年5月），頁1。

<sup>2</sup>（漢）許慎撰、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據經韻樓臧版影印，2001年10月），頁20。

<sup>3</sup>《國語》：「幽王三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陽父曰：周將亡矣！夫天地之氣，不失其序；若過其序，民亂之也。陽伏而不能出，陰迫而不能烝，於是地震，今三川實震，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，陽失而在陰，川源必塞；源塞，國必亡。夫水土演而民用也，水土無所演，民乏財用，不亡何待？」（魏）韋昭注：《國語》二十一卷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5年6月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史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明金李校刊本），頁8。

<sup>4</sup>（晉）王弼注：《老子道德經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7年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本），下篇，頁8。

化爲臭腐。故曰通天下一氣耳。<sup>5</sup>

藉由《莊子》討論可看出氣已有本體的觀念，《莊子》云氣爲構成人最基礎的元素，氣的作用凝結在人的身上形成人生命的根本，氣若消散，人的生命甚至形體都會消亡，這都是貫通天地之氣化作用所造成的。同時期的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亦云：

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……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……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<sup>6</sup>

藉由孟子與告子間的對話亦可發現，當時人已將氣視爲人生命中的重要的基礎元素，氣不但爲心志作用的內涵，同時充盈於形體間，成爲溝通心志與肢體與臟器間重要的關鍵，因此孟子提出保養浩然之氣，藉由養氣的過程使身心達到最和諧的狀態。《荀子·王制》：

水火有氣而無生，草木有生而無知，禽獸有知而無義，人有氣有生有知，亦且有義，故最爲天下貴也。<sup>7</sup>

《荀子》更是明白指出氣爲天地間所有事物中最基礎的本體，同時點出人與物之別在於人有生生創造能力與認知判斷的能力，這也是人最尊貴的地方。透過上述討論發現，戰國時期，氣論思想已成爲學者討論以及建構理解人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，氣論思想也在戰國時期開始蓬勃發展。

<sup>5</sup> 王叔岷：《莊子校詮》（全三冊）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7年6月），冊二，頁，809。

<sup>6</sup>（漢）趙岐注、（宋）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十四卷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12月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影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），卷三上，頁54。

<sup>7</sup>（唐）楊倞注、（清）王先謙集解：《荀子集解·考證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2005年10月），卷五，頁143。

## 二、氣論思想大盛

氣論思想的興盛，戰國末年集稷下學說大成的《管子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<sup>8</sup>。張立文云：「《管子》的精氣論，標誌著中國哲學氣範疇發展的新水平，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」<sup>9</sup>《管子·心術下》云：

氣者，身之充也。<sup>10</sup>

《管子》不但將精氣視為天地萬物中流行的本源，且更進一步將氣與道等同視之，〈內業〉云：「夫道者，所以充形也。」<sup>11</sup>陳鼓應云：「『道』在此即是『精氣』之意，精氣是充滿人身的。」<sup>12</sup>《管子》將精氣提高到道的層次，更加肯定了氣論可作為本體義上的地位。此外，戰國末年由呂不韋集眾賓客所編纂的《呂氏春秋》，更是站在氣論的基礎之上，將氣化作用更加廣泛的運用在詮釋宇宙間所有事物變化之理上。《呂氏春秋·圜道》云：

日夜一周，圜道也。日躔二十八宿<sup>13</sup>，軫與角屬，圜道也。精行四時，一上一下各與遇，圜道也。物動則萌，萌而生，生而長，長而大，大而成，成乃衰，衰乃殺，殺乃藏，圜道也。雲氣西行，云云然冬夏不輟；水泉東流，日夜不休；上不竭，下不滿；小為大，重為輕；圜道也。黃帝曰：「帝無常處也，有處者乃無處也」，以言不刑蹇，圜道也。人之竅九，一有所居則八虛，八虛甚久則身斃。故唯而聽，唯止；聽而視，聽止。以言說一，一不欲留，留運為敗，圜道也，一也齊至貴，莫知其原，

<sup>8</sup> 詳說參見本文第二章〈劉安生平與思想淵源〉，頁42-43。

<sup>9</sup> 張立文：《氣》，頁45。

<sup>10</sup> 黎翔鳳撰《管子校注》（全三冊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4月），中冊，卷十三，頁778。

<sup>11</sup> 同註9，頁932。

<sup>12</sup> 陳鼓應：《管子四篇詮釋—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4月），頁23-24。劉長林：「《管子》將道與氣通用。」劉長林：《中國象科學觀—易、道與兵、醫（修訂版）》（全二冊）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8年1月），下冊，頁759。陳麗桂：「『氣』是極其細微的流動性物質，無固定形式，可隨時隨地變化存在。『氣』也是生命的本源，……又充滿天地之間。這一切的功能和性徵，和描繪『道』的完全一樣，『氣』當然等於『道』。」陳麗桂：〈先秦儒道的氣論與黃老之學〉，收入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編《哲學與文化月刊》第398期（第卅三卷第八期）（臺北：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，2006年8月），頁10。

<sup>13</sup> 「日」本作「月」。陳奇猷：「『月』疑『日』字之誤，……日周躔二十八宿即為一年，亦即日行一周，故曰圜道。」說見（周）呂不韋等撰、陳奇猷校釋：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（全二冊）（臺北：華正書局有限公司，2004年6月），冊上，卷三，頁176。

莫知其端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，而萬物以爲宗。聖王法之，以令其性，以定其正，以出號令。令出於主口，官職受而行之，日夜不休，宣通下究，灑於民心，遂於四方，還周復歸，至於主所，園道也。<sup>14</sup>

由此可看出《呂氏春秋》將星宿的運行、四時氣候轉變、萬物生長、人形體與知覺等等，皆視爲自然天道間的經氣流行。氣化思想在經過戰國時期的發展，至戰國末秦初的《呂氏春秋》可說趨近成熟的階段。

漢朝初年的《淮南鴻烈》便是在這種思潮之下由淮南王劉安集合眾家賓客所編纂完成的，全書繼承戰國以降諸家對氣論思想的討論，同時更站在《呂氏春秋》的基礎之上，將氣化論全面性的運用在詮釋天道間所有事物的變化，試圖建構出一個貫通天人，包羅萬有的氣化世界。《淮南鴻烈》的思想研究已有相當的成就，近代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其中所蘊含的氣論思想，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全面地分析，對《淮南鴻烈》中的氣論思想，以及其對後世的影響，作更深入的研究與了解。

##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

### 一、研究範圍

#### (一) 原典

漢淮南王劉安好讀書，並曾「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<sup>15</sup>」，著《淮南鴻烈》二十一卷，全書主旨以道爲本體，論及天地宇宙人事變化之理，最後以「總萬方之指，而歸之一本，以經緯治道，紀綱王事<sup>16</sup>」的帝王之道總結。而其內容無所不包，兼容眾家學說，博雜精深。今本文站在氣論思想基礎之上，對《淮南鴻烈》的思想淵源、氣論思想架構以及其對當代後世的影響，作一討論分析。

《淮南鴻烈》傳世的版本眾多，經于大成的整理研究，「淮南舊本，卷子本

<sup>14</sup> (周)呂不韋等撰、陳奇猷校釋：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，冊上，卷三，頁172。

<sup>15</sup> (漢)班固撰、(唐)顏師古注、(清)王先謙補注：《漢書補注》一百卷(全二冊)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6年8月，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)，冊二，卷四十四〈淮南衡山濟北王傳〉，頁1037。

<sup>16</sup> (漢)劉安：《淮南子》二十一卷(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，《四部叢刊》正編子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劉泃生影寫北宋本)，卷二十一，頁162。

唯餘一卷。其完本者，有二十八卷本及二十一卷本二大統系<sup>17</sup>」。今就完本者作一簡述：

1、二十八卷本：以「正統道藏」本為底本，其將〈原道〉、〈俶真〉、〈天文〉、〈地形〉、〈時則〉、〈主術〉、〈汜論〉諸篇分上下卷，故分二十八卷。「今傳道藏有明正統、萬曆二本。民國十二年。康長素、張季直借北京白雲觀藏正統藏交涵芬樓重印，道藏面目，大顯于世。<sup>18</sup>」

2、二十一卷本：此本為金友梅景鈔北宋小字本，劉泖生景鈔金本，《四部叢刊》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劉泖生本影寫北宋本<sup>19</sup>。此本「首高誘敘，卷崑題『淮南鴻烈卷第幾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』。書中匡、朗、敬、鏡、殷、恆、貞、徵諸字皆缺末筆，當為北宋仁宗時刊本。……顧千里謂為當日最善之本，遠出臧本之上。<sup>20</sup>」故本文以台灣商務印書館編《四部叢刊》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劉泖生影寫北宋本為底本，並參考整理眾家學者對《淮南鴻烈》校刊成果，希望盡可能貼近全書原貌進行氣論思想的分析。

## （二）前人研究成果

針對《淮南鴻烈》的研究著作繁多，以下就校刊與思想研究兩大部分作一簡單整理。

### 1、校刊

《淮南鴻烈》自西漢淮南王安編撰完成之後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開始著錄，流傳至今，傳鈔多有訛誤，導致後世難以讀通。至明清之際，章句訓詁之學大盛，「乾嘉已降，訓詁考據之學大明，學者治經之餘，亦兼理子學，於是校訂淮南王書者，若惠棟、黃丕烈、顧廣圻、盧文弨、王念孫、錢大昕、錢塘、錢坫、孫志祖等，各有校本，若王念孫、劉台拱、俞樾、陶方琦等，並有專著，淮南一書，

<sup>17</sup> 于大成：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（全二冊）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5年12月），上冊，頁21。

<sup>18</sup> 同註17，頁21。

<sup>19</sup> 陳奐云：「此北宋本舊藏吳縣黃堯圃百宋一廬，後歸同道汪闓源家。高郵王懷祖先生屬余借錄寄至都中，遂倩金君友梅景鈔一部藏之於三百書舍，顧澗蘋景鈔豫大其賈四十金者及此本也。」說見（漢）劉安：《淮南子》，頁1。

<sup>20</sup> 同註17，頁27。

乃稍稍可讀。<sup>21</sup>」

有關校刊部分研究著作有：(清)錢塘撰《淮南天文訓補注》二卷<sup>22</sup>、(清)王念孫撰《讀書雜誌》<sup>23</sup>、(清)陶方琦撰《淮南許注異同詁》<sup>24</sup>、(清)吳承仕撰《淮南子校理》<sup>25</sup>、(清)馬宗霍撰《淮南舊注參正》<sup>26</sup>、(清)呂傳元撰《淮南子斟補》<sup>27</sup>、鄭良樹撰《淮南子斟理》<sup>28</sup>、張雙棣撰《淮南子校釋》<sup>29</sup>、劉文典撰《淮南鴻烈集解》<sup>30</sup>、何寧撰《淮南子集釋》<sup>31</sup>等等<sup>32</sup>。

## 2、思想

在思想方面，研究者站在前人校刊的基礎之上，對其思想上的闡發，皆有卓越的貢獻。以下就專書、學位論文、單篇論文三個部分進行整理。

在專書方面的研究著作有：牟鍾鑒撰《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》<sup>33</sup>、李增撰《淮南子》<sup>34</sup>、高麗珍撰《淮南子神話與古代地理知識的探討》<sup>35</sup>、李增撰《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》<sup>36</sup>、陳德和撰《淮南子的哲學》<sup>37</sup>、雷健坤撰《綜合與

<sup>21</sup> 于大成：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，上冊，頁37。

<sup>22</sup> (清)錢塘：《淮南天文訓補注》二卷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8年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據清道光錢熙祚校刊《指海叢書》影印)。

<sup>23</sup> (清)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(全二冊)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8年11月，據同治庚午十一月金陵書局重刊本影印)。

<sup>24</sup> (清)陶方琦：《淮南許注異同詁》(附補遺續補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據北京圖書館藏北京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影印)。

<sup>25</sup> (清)吳承仕：《淮南子校理》(1924年)。

<sup>26</sup> (清)馬宗霍：《淮南舊注參正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4年3月)。

<sup>27</sup> (清)呂傳元：《淮南子斟補》(影《戴庵叢書》本，1926年)。

<sup>28</sup> 鄭良樹：《淮南子斟理》(臺北：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，1969年)。

<sup>29</sup> 張雙棣：《淮南子校釋》(全二冊)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8月)。

<sup>30</sup> 劉文典：《淮南鴻烈集解》(全二冊)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3月)。

<sup>31</sup> 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(全三冊)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4月)。

<sup>32</sup> 另外如(清)桂馥：《札樸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)、(清)俞樾：《諸子平議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6年3月)、(清)于鬯：《香草續校書》(全二冊)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7月)、王叔岷：《諸子斟證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)、于大成：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(全二冊)(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5年12月)等等專著中也有許多《淮南》校刊的資料。

<sup>33</sup> 牟鍾鑒：《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7年9月)。

<sup>34</sup> 李增：《淮南子》(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年7月)。

<sup>35</sup> 高麗珍：《淮南子神話與古代地理知識的探討》(臺北：揚智文化，1993年4月)。

<sup>36</sup> 李增：《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》(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年10月)。

<sup>37</sup> 陳德和：《淮南子的哲學》(嘉義：南華管理學院，1999年2月)。

重構—《淮南子》與中國傳統文化》<sup>38</sup>、陶磊撰《《淮南子·天文》研究撰從數術史的角度》<sup>39</sup>、陳靜撰《自由與秩序的困惑—《淮南子》研究》<sup>40</sup>、楊有禮撰《新道鴻烈撰淮南子與中國文化》<sup>41</sup>、孫紀文撰《淮南子研究》<sup>42</sup>、戴黍撰《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》<sup>43</sup>王云度撰《劉安評傳》<sup>44</sup>、等等。

在學位論文方面有：陳麗桂撰《淮南鴻烈思想研究》<sup>45</sup>、曾錦華撰《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、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研究》<sup>46</sup>、郭立民撰《淮南子政治思想之研究》<sup>47</sup>、簡松興撰《西漢天人思想研究—以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史記》為中心》<sup>48</sup>、王璟撰《黃老思想治身治國一體之理論研究—以《淮南子》為中心》<sup>49</sup>、陳怡君撰《《淮南鴻烈》中「無為」概念之探討》<sup>50</sup>等等。

而單篇論文有：王叔岷撰〈淮南子斟證〉(上下)<sup>51</sup>、戴君仁撰〈雜家與淮南子〉<sup>52</sup>、陳麗桂撰〈《淮南子》與《春秋繁露》中的感應思想〉<sup>53</sup>、周立升撰〈《淮南子》的易道觀〉<sup>54</sup>、白光華撰〈我對《淮南子》的一些看法〉<sup>55</sup>、陳鼓應撰〈從

<sup>38</sup> 雷健坤：《綜合與重構—《淮南子》與中國傳統文化》(北京：開明出版社，2000年9月)。

<sup>39</sup> 陶磊：《《淮南子·天文》研究：從數術史的角度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3年7月)。

<sup>40</sup> 陳靜：《自由與秩序的困惑—《淮南子》研究》(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11月)。

<sup>41</sup> 楊有禮：《新道鴻烈：淮南子與中國文化》(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4月)。

<sup>42</sup> 孫紀文：《淮南子研究》(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7月)。

<sup>43</sup> 戴黍：《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》(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9月)。

<sup>44</sup> 王云度：《劉安評傳》(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4月)。

<sup>45</sup> 陳麗桂：《淮南鴻烈思想研究》(上下)(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83年3月)。

<sup>46</sup> 曾錦華：《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、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研究》(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年6月)。

<sup>47</sup> 郭立民：《淮南子政治思想之研究》(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89年)。

<sup>48</sup> 簡松興：《西漢天人思想研究—以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史記》為中心》(臺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1998年6月)。

<sup>49</sup> 王璟：《黃老思想治身治國一體之理論研究—以《淮南子》為中心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年)。

<sup>50</sup> 陳怡君：《《淮南鴻烈》中「無為」概念之探討》(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年6月)。

<sup>51</sup> 王叔岷：〈淮南子斟證〉(上下)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編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第五、六期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1953、4年12月)。

<sup>52</sup> 戴君仁：〈雜家與淮南子〉，收入陳新雄、于大成主編：《淮南子論文集》(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75年12月)。

<sup>53</sup> 陳麗桂：〈《淮南子》與《春秋繁露》中的感應思想〉，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《先秦兩漢論叢》(第一輯)(臺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，1999年7月)。

<sup>54</sup> 周立升：〈《淮南子》的易道觀〉，收入陳鼓應主編《道家文化研究》(第二輯)(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年8月)。

<sup>55</sup> 白光華：〈我對《淮南子》的一些看法〉，收入陳鼓應主編《道家文化研究》(第六輯)(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年8月)。

《呂氏春秋》到《淮南子》論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》<sup>56</sup>、陽濟襄撰〈由《淮南子》看先秦至漢初「陰陽」觀念之轉化〉<sup>57</sup>、洪嘉琳撰〈《淮南子·原道》之得道論〉<sup>58</sup>、呂凱撰〈《淮南子》形神論〉<sup>59</sup>、陳麗桂撰〈《淮南子》中的陰陽學(一)——天文〉<sup>60</sup>、黃玉麟撰〈道器之間撰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以氣為樞的道物歷程〉<sup>61</sup>等等<sup>62</sup>。

## 二、研究方法

### (一) 原典摘錄

本文全面檢索原典，將其中蘊含哲學意涵的關鍵辭，如「天」、「道」、「氣」、「精」、「神」、「陰」、「陽」、「心」、「性」、「情」等摘錄出來，然後根據其在原句當中的思想特色作一分析與歸納，並以氣論作為研究主軸，試圖透過氣化生生輪轉無窮的角度，重新探討《淮南鴻烈》的本體論、宇宙論、心性修養論中的氣化思想。

<sup>56</sup> 陳鼓應：〈從《呂氏春秋》到《淮南子》論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〉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編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2000年6月）。

<sup>57</sup> 陽濟襄：〈由《淮南子》看先秦至漢初「陰陽」觀念之轉化〉，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《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0年6月）。

<sup>58</sup> 洪嘉琳：〈《淮南子·原道》之得道論〉，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《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0年6月）。

<sup>59</sup> 呂凱：〈《淮南子》形神論〉，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學系編《第三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學系，2000年12月）。

<sup>60</sup> 陳麗桂：〈《淮南子》中的陰陽學(一)——天文〉，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《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3年4月）。

<sup>61</sup> 黃玉麟：〈道器之間：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以氣為樞的道物歷程〉，收入《哲學與文化月刊》第399期（第卅四卷第八期）（臺北：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，2007年8月）。

<sup>62</sup> 另外在大陸地區有：丁原明：〈《淮南子》道論新探〉，收入《齊魯學刊》（1994年，第6期）、丁原明：〈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思想之異同〉，收入《文史哲》（1994年，第6期）、王德裕：〈《淮南子》哲學思想述評〉，收入《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》（1994年，第4期）、雷健坤：〈《淮南子》與《春秋繁露》的思想比較〉，收入《晉陽學刊》第六期（2002年）等等。



## （二）歸納與分析

氣化論已為近來學者重新認識漢代思想的重要觀點，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氣論思想進行研究，因此本文除了針對《淮南鴻烈》原文有關氣論思想的詞句進行歸納分析，更希望透過學者對氣論思想的研究成果的歸納與整理，更清楚的展現《淮南鴻烈》氣論思想的特色。

## （三）圖表建構

《淮南鴻烈》的內容多以陰陽五行相生相勝觀念，對氣化式的天道、宇宙觀作出描繪與詮釋，本文為了對《淮南鴻烈》氣論思想進行全面探討，將其內容關於陰陽五行等理論系統的論述，繪製成圖表，希望透過圖表的整理分析能更清楚表現《淮南鴻烈》氣化生生的思想特色。



